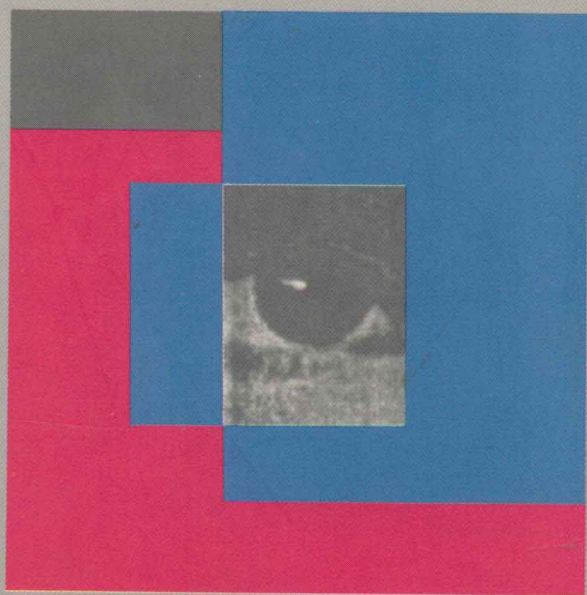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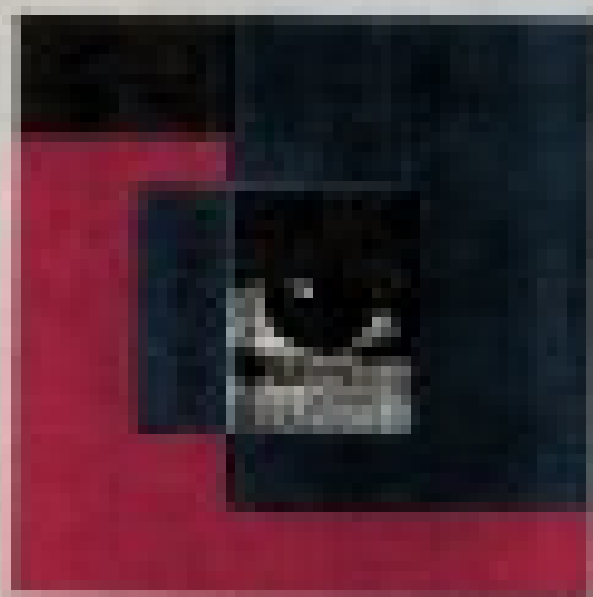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 劉青峰 編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二)

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劉青峰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設計：王雪青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636-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號廣亞大廈十樓 A 座

Nationalism: Its Interaction with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Chinese)

Edited by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636-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承擔

陳方正

中國文化研究所在1992年底舉辦「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方面是由於蘇聯、東歐集團崩潰後，民族主義已成為國際上最受矚目的政治動力，也行將成為中華民族所必須認真思考的文化、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慶祝本所的銀禧。

中國文化研究所是在1967年香港社會大動盪的陰影之下誕生的。它的成立，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承擔的一個象徵。而這個民族主義研討會，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初夏威夷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反思」研討會，主題則確定於1991本所為紀念胡適百歲誕辰而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當時參與討論的有林毓生、郭穎頤、金耀基、陳其南等多位學術界朋友，他們後來也都出席了民族主義研討會，這是十分令我們感到鼓舞的。

然而，就在我們為慶祝本所銀禧而邀請了數十位大陸與海內外知識分子共聚一堂，討論「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這麼一個題目的時候，香港又陷入了一場實際上比1967年更嚴重，也更複雜的考驗。這三件事情碰在一道，似乎只是巧合，但仍然有其象徵意義，那就是：主要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在過去似乎是政治，在今天似乎是經濟，可是底子裏兩者都不能脫離文化。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

久，人口最眾多，而又長期連綿存在的大國，它所賴以維繫的紐帶，正就是文化。今後，它行將面臨隱伏危機的重大轉折關頭，而賴以作出命運抉擇的思想和觀念，也還將取決於文化。因此，中國雖然已經逐漸脫離單元結構，雖然今後它的興旺、進步有賴於無數企業家、經理、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的合作與推動，但知識分子還是有他們的特殊使命，還是必須當仁不讓地站出來，為中華民族的前途作出整體承擔的。

經歷了過去一個世紀多次運動與思潮的衝擊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已不會再熱衷於宣揚思想、主義，或者領導群眾運動了，他們的眼光、心思、努力毋寧會灌注到深層的文化反省、分析與建設上去。這種工作必須以堅實的學術研究作為基礎，也必須從西方學術成果中吸取營養。但今天，我認為還需要強調兩點：第一，文化建設不等於專業學術研究，因為它還有觀念創始與大眾傳播的一面。也就是說，除了真的一面，它還要講求善與美。所以，知識分子要有專業，但不能以專業中一兩個狹窄的領域為滿足，而必須在文化整體上有所用心，有所建樹。

第二，人文社會學科和自然科學不同：它雖然也追求客觀規律與普遍性，但在目前這仍然是遙不可及的目標。所以根源於地域與文化的各別性是必然存在的。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用自己的心思眼光，為中國文化建立自己的觀念系統與價值規範，而不應該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方觀念體系為依歸。中國的商品、工業產品乃至電子軟件今天已經進入國際市場，它的高科技成果明日無疑也會向世界進軍。然則中國的意識、觀念、價值，甚麼時候才會像日本主宰全球青少年神經的卡通電影那樣，成為衝擊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思想與下意識的不可抗拒力量，而不僅僅是他們或為了實際需要，或為了好奇而放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的對象呢？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與民族承擔，就在於正視以上這兩個問題，面對以上這兩個挑戰。

民族主義是一個介乎文化與學術之間，又介乎中國與現代之間的問題。說它是文化，因為世界上各個不同族群都必然有其獨特的，不斷發展的，可以由當代人塑造的凝聚模式；說它是學術，則因為現代民族主義卻又自有其內在邏輯和結構：它並非與所有族群的結合模式相容。顯然，這邏輯與結構，正是需要我們客觀和冷靜地去分析、解剖並且與中國民族主義仔細比較的事物。中國極其強烈、深厚的文化認同與民族意識，是沒有其他民族可以比擬的：然而，恰恰正就是這傳統意識，限制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族主義的研究和討論，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最重要的一個課題。我們熱切期望，這本論文集的出版，能成為這方面研究的真正起點。

兩年前，我們曾在民族主義研討會的開幕式上宣佈，本所已獲批准設立「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作為銀禧慶祝的一部分。值得高興的是，這個中心現在已經正式成立，並且正在推動多個系列的出版計劃，這本論文集即將作為中心第二種集刊出版，它正好是送給中心的周歲禮物。

後記 這原是「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研討會上的開幕詞，嗣經改寫，用以代替序言。

1994年8月6日於中國文化研究所

目 錄

v	序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承擔 陳方正
	民族主義理念與比較觀
3	民族主義的剖析：起源、結構與功能 陳方正
19	民族與民族自決 石元康
35	民族主義之理論概念與類型模式 姜新立
53	民族主義在中韓兩國近代史中的共有特質 胡春惠
65	文化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的民族主義 ——以日本的民族主義為例 傅偉勳
79	民族主義理論與發展的再反省 郭少棠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99	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角色 (1900-1949) 張玉法
127	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 金觀濤
143	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 姜義華
159	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民(國)族主義：以中國的多元性為例 謝 劍
177	民族主義與民族文化 ——兼談中國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民族主義運動 孫國棟
187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回顧與展望 汪榮祖
201	從「民族」、「政府」、「國家」來分析近代中國民族主義 劉平鄰
209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對抗」論獻疑 袁偉時

從傳統到現代

- 221 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與開放觀 葛劍雄
- 231 論近代農民的民族意識 王 翔
- 247 衣冠之治的解體和思想啟蒙 劉志琴
- 263 民族主義在上海 葉曉青
- 275 晚清思想史中的民族主義 朱維錚
- 289 台灣意識與民族主義 章政通
- 309 攘夷排外主義的近代命運
——以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廣東團練抗夷活動為中心 賀躍夫
- 319 清廷借洋債政爭的歷史考察
——近代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系列研究之一 唐文權
- 331 清末民初的實業救國潮流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理性化
虞和平
- 347 從辛亥到五四：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 李良玉
- 359 文化革命中的華夏中心主義 劉青峰
- 367 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的黯然與南方國家工程的興起
愛德華·弗里德曼

近代思潮與人物

- 401 自由主義：啟蒙與民族主義之間 章 清
- 423 民族主義與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潮 胡偉希
- 437 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變與不變 朱浚源
- 463 孫中山「開放主義」的經濟思想與國貨運動 潘君祥
- 479 走向反現代化的烏托邦
——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許紀霖
- 493 曾琦及其《國體與青年》 李金強
- 507 近代「帝王之學」的外化形態
——楊度的民族主義觀 楊念群
- 521 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現代中國電影 馬軍驥
- 533 附錄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白魯恂

民族主義理念與比較觀

民族主義的剖析： 起源、結構與功能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陳方正

民族主義的時代性和強大感染力到底從何而來，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第一，民族意識以及基於民族感情、特徵、利益、文化組成的國家，在歷史上早已出現；第二，民族主義包容了許多不同思潮，它們往往彼此矛盾，互相衝突，而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國家，無論背景、結構、取向，都有極大分歧。因此民族主義為甚麼始終被認定為一個以法國大革命為契機的近代現象？①它為甚麼經歷兩個世紀之久不衰，它的思想（毋寧說口號）為甚麼可以被各種不同政治運動借用而仍然保持魔力？這些都有待深入探究。

本文所要嘗試的，便是提出一個民族主義本質的理論，以求解釋這些根本問題。

一 為甚麼民族主義產生於法國大革命？

如所周知，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征伐摧毀了歐洲的傳統政治，為德、法、意等第一批民族國家的出現鋪平了道路。但這兩者之間，有甚麼基本的、對民族主義的誕生有直接影響的關係？

民衆推翻君主或共和思想不可能是關鍵，因為在十七世紀英國早已經有清教徒革命（以及相隨的平等、共和觀念）和光榮革命（以及相關的節制君權觀念）的先例。弱小民族通過鼓吹民族意識與團結而打敗外國也並非第一遭：在十六至十七世紀間，荷蘭就曾奮戰超過半個世紀，成功抗拒強大西班牙的宰制。以普選和代議制度為標

誌的民主政治之出現，雖然和民族主義有密切關係，但恐怕也不應該視為關鍵，因為第一，如下文所會試圖證明，民主政治已經出現的英國和美國其實都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國家；第二，像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或納賽爾治下的埃及這些公認的典型民族國家卻並沒有真正的民主。換而言之，民主之於民族國家既非充分亦非必要條件，二者並無必然對應關係，所以前者不能說是後者的關鍵。

那麼，關鍵到底在哪裏？前述幾個因素——新政治思想的勃興、傳統政治的崩潰、民族意識的凸顯、大眾政治的出現，無疑都是它的一部分，但各自分別而論，卻都還不是關鍵所在。關鍵應該是：在大革命以及其後法國對抗歐洲大戰的壓力與推動下，這些在歐洲政治體系中潛伏、醞釀已經超過一個世紀之久的因素一齊湧現，熔鑄成爲一套沒有系統理論但卻緊密結合的觀念：即民族（而非世襲權力或傳統體制）是國家主體，也是政治權力的最終根據，由此派生出在國內政治必須由大眾參與，在國際上民族必須獨立自主，這兩種可謂沛然莫禦的強烈理念。換而言之，民族主義是由民族存在信念與民族國家理念這兩者相結合而形成的。

這種典型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下文將提到的另一類型，不應該稱爲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和體制）迄今先後引發了四次民族國家出現的浪潮：從十九世紀中葉法、德、意等西歐國家開始，蔓延及於東歐、巴爾幹、希臘和日本、中國，還有中、南美諸國的第一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現的德、意民族社會主義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也可以勉強列入）的第二波；二次大戰後亞、非國家爭取脫離殖民地地位而獨立的第三波；九十年代蘇聯、南斯拉夫、捷克解體後境內民族爭取獨立的第四波。而且，可以看到，在民族主義思潮衝擊下，還將會有在南非、印度、斯里蘭卡以至加拿大、北愛爾蘭等地爆發的第五波、第六波。

二 傳統政治的原則與蛻變

要充分了解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結構，我們先得追尋它在傳統政治之中的根源。

傳統政治中有兩種不同成分：一是普世性的，即對任何人皆有效，而且大體上為一般民衆所能接受、信奉的原則，例如儒家思想之在傳統中國，基督教之在中古歐洲，伊斯蘭教之在奧圖曼帝國，或者根據成文法律施行的公平原則之在歐陸國家，等等。然而，普世性原則往往不可能完全貫徹，而必須和不一定有自治理論根據的現實狀況妥協，由後者將之補足。這就是第二種，我們稱之為各別性的原則，例如尊奉某姓為皇、為蘇丹，應用某種文字或方言為官方語文，頒賜特權予某些家族、集團，崇奉或沿用某些特殊宗教、風俗、制度、習慣，等等。藉着普世性原則，傳統國家可以建立起有規模的政府，統治數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千百萬人口。至於各別性原則，則是由歷史決定，是在實際政治上不可避免的。它限制了國家的進一步擴展，形成諸如法國與西班牙之間、奧圖曼與波斯之間的疆界。因此，傳統政治大體上可以視為普世性與各別性兩類原則的混合物，而這兩類原則的各自有效範圍以及彼此之間的依存關係則由傳統習慣決定：它們是實際妥協而非理性作用的結果。其實，即使普世性原則本身之被接受，主要也是由於世代相傳，而不一定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當然，這正就是所謂傳統政治，它的精神就在於延續性而不在於理性。

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的傳統政治開始崩壞。崩壞的原因十分複雜，但最基本的則是：第一，由於宗教革命，教會地位受到嚴重挑戰，作為傳統政治基石的普世性原則動搖乃至崩潰；第二，十六世紀的遠洋航行、軍事革命以及資本主義興起擴張了國家活動空間，增加了國際競爭頻率和強度，從而令國家內部民衆動員的需要發生變化。這樣，就打破了上述普世性與各別性原則通過習慣、傳統而建立的依存關係和各自有效範圍，驅動了各國政治的結構性變化。

普世性原則喪失約束力，以及長期和大量的民衆動員可以說是近代歐洲政治嬗變的兩個主要趨勢，而其自然結果，則是體現民族特性的各別性原則的重要性增加，乃至「普世化」。在很大程度上，這就造成了民族主義誕生的環境。

三 民族主義的要素

甲 理論回顧

近代民族主義起源與普遍民衆動員之間的密切關係，許多研究者都談到過（當然，也有許多其他不同見解②－⑤，此不具論），例如斯密夫（A.D.Smith）⑥認為民族主義是某一部分人爲（實存或潛存的）本民族爭取、維護獨立與自決的意識形態運動⑦，而所謂「民族」（the nation）則包含七項要素：相當龐大的人口、在所屬地區的人口流動性、經濟整合、共同公民權利、民族感情、識別特徵，以及共同的對外關係⑧。要了解他的說法，得作兩點補充：第一，所謂「潛存的本民族」之說，是由於民族主義的出現可能先於民族本身的實際形成（印度是個明顯例子），這時所謂民族要素自然只能視爲對未來民族國家的一種意識或者期望。第二，所謂「識別特徵」和下文所謂「明確特殊性格」包容極之廣泛，舉凡種族、語言、文化、宗教、歷史、習俗……的一種或數種組合，都可以視爲識別特徵或者特殊性格——這也就是在本民族（或其代言人）心目中可以把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區分開來的要素。

斯密夫的說法還有一個重要引論：民族是多元而非單元觀念，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承認其他民族的存在及其客觀價值、地位與國際權利，否則民族各自追求獨立和主權就勢必產生矛盾，民族主義者也不能自圓其說。這是斯密夫所謂近代的「多中心（polycentric）民族主義」，它和歷史上的「種族中心（ethnocentric）民族主義」對立⑨。

因此，在他看來，民族主義者所直接關注的，雖然只是本民族或地區，但它仍然潛存着一個世界觀。

布魯利(J.Breuilly)^⑩的看法承斯密夫而來，但包容更廣(例如他不認為「多中心」引論有必要，所以納粹主義也應該包括在民族主義之列)。他把民族主義界定為：「從『民族觀念』出發，尋求掌握或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治運動」，然後提出「民族觀念」(the nationalist arguments)的三項原則：本民族具有明確特殊性格；民族的利益和價值高於一切；民族必須追求獨立，並維護主權完整^⑪。

乙 民族主義觀念的分析

在斯密夫和布魯利提出的民族主義觀念之中，可以分辨出兩種性質迥異的成分。第一種成分我稱為民族存在信念：斯密夫所謂「民族感情」和「識別特徵」，以及認定在某一地區內自由流動的龐大人口屬於本民族，或者布魯利所謂「本民族具有明確特殊性格」，都是這信念的一部分。這信念可能有充分根據，也可能只是對抗殖民地政府的知識分子腦海中的產物，但民族主義必須以它為最終根據這一點則沒有疑問。第二種成分我稱為民族國家理念。它最突出的，自然是民族必須爭取獨立，維護主權完整，即對外的一面；但它還有往往為人忽略的對內的一面，即民族內部的平等和一體化，這就是斯密夫所謂「共同公民權利」，或者布魯利所謂「民族利益和價值高於一切」。

民族主義的獨特之處不在包含上述個別信念和理念(那在歷史上已經有先例)，而在於民族存在信念與民族國家理念這兩者的緊密、有機結合。也就是說，從民族的實存這一信念出發，達到民族價值、利益高於一切，民族必須獨立、自主這麼一個全面、不容妥協的政治結論。換而言之，民族作為主體成了某種特殊形態政治運動的基礎。

這結合是非常特殊，也非常之重要的。因為，用抽象語言來說，它是一種各別性(particularistic)原則，即關乎某一個民族的獨特原則，與一種普世性(universalistic)原則，即關乎民族內部所有成員(同時，潛存地，也關乎所有民族)的原則之結合。它可以歸結為下述的「各別性原則的普世化」與「普世性原則的各別化」兩個層面來討論。

四 民族主義的結構

甲 國家內部：各別性原則的普世化

民族存在信念是建立在各別性特徵上的，但它一旦成為大眾信念，並且與民族國家理念結合，卻獲得強烈的普世(對民族內部而言)性格。這一方面表現於大眾參與成為政治運動與權力的最終依據(當然，實際上民衆是否真能有效參與政治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另一方面則表現於國家或民族主義者有意識地將原本複雜、有機生長、沒有系統、不均齊的「民族特徵」加以齊一化、普遍化。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以大眾通用語為基礎，但經過高度標準化的民族語言之出現：它取代古典語文以及方言、土語，成為普及教育以及大眾傳媒的語言，為大眾文化的發展鋪平道路。此外歷史、風俗、詩歌、文學、服飾之整理、訂定、傳播、推廣，納入國家系統，名勝古跡之修葺、定位，等等，自然也都是這齊一化、普遍化過程的一部分。至於不能輕易標準化的各別性存在，例如宗教、種族等等，則可能遭遇兩種不同命運：或被強制吸納到民族體系以內，失去自主性，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例如基督教之在英國，伊斯蘭教之在土耳其(俄羅斯的東正教在彼得大帝時代已遭到了這一命運)；又或者變為民族國家猛烈排斥、壓制的對象，例如猶太人之在德國，朝鮮族人和蝦夷之在日本。